

WIRED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4年 1/2月
第44卷 第1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



INSIDE THIS WIRE



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

我们将发起性与生殖权利的全球运动, 请加入我们, 开启对话。第4页



永远铭记阿米娜

阿米娜·菲拉利被迫嫁给她声称性侵她的男人, 她觉得自杀是她唯一的出路。哈西芭·哈吉·萨哈威说明为何摩洛哥法律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而我们又能做些什麼。第6页



「我非常敬佩碧翠兹——她真是个坚强的女性！」

萨尔瓦多的碧翠兹为自己的生命奋力抗战, 她的故事启发了一项全球运动。第8页



划破寂静的悲歌

一名律师及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 贾桂林·希里, 说明为何她认为堕胎是一项人权议题。第10页



本期WIRE还有: 幽默感之必要

俄罗斯「权力博物馆」只存在短短几天, 但过程轰轰烈烈, 来看看该馆展出的艺术品为何让政府当局感到芒刺在背。第16页



无人机游戏

我们质疑娜碧拉·毕比的奶奶为何被无人机炸成碎片, 并介绍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青年行动者如何确保她们的故事不被世人遗忘。第18页



繁华表象的背後

造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游客们大多并不了解, 这个国家经常采用重刑使公民噤声。第20页



其他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的新年感言 (第3页); 打破布吉纳法索的禁忌 (第14页); 将新闻偷渡进入土库曼 (第15页); 写一封信, 救一个人 (第22页); 巴布亚纽几内亚迫迁社区的命运 (第24页)。

封面故事

许多尼泊尔妇女患有子宫脱垂, 极其痛苦却又难以启齿。现在, 她们之中有些人, 如拉吉库玛莉·德比 (封面图片), 决定把问题公开, 寻求解决方法, 详见第12页。

取得WIRE

线上阅读或下载:
livewire.amnesty.org

订阅方式 (一年六期)

*国际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35英镑 / 54美元 / 41欧元

*国际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币250元 / 港币75元
订阅一年份 (一年六期含邮资):
新台币1,600元 / 港币700元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部
2014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INDEX NWS 21/001/2014

印刷: 依您印数位创意印刷有限公司
本刊采用再生纸及环保油墨

版权所有, 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 请勿加以翻印、储存於任何检索系统、或以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影等方式流传内容。

发行人: 谢若兰
发行所: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号3楼
中华邮政台北杂字第1019号执照登记为杂志交寄

© Jon van Eck/Karen Veldkamp/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3年12月4日, 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办公大楼, 用灯光打出2013年「为人权而写」声援对象的影像,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活动。

编辑手记: 新年新对话

我们人生中最私密的领域也离不开人权。本期WIRE中, 有着切肤之痛的女人、男人、大人、小孩, 将分享他们发人深省的经验。

谈论性与生殖权利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期待你能接下这个挑战, 一起加入我们最新的全球运动: 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 (My Body My Rights)。只有勇敢挑起新的对话, 我们才有机会, 共同向前推动重要的人权步伐。

在本期WIRE中, 你可发现人们的力量如何改变现状。请阅读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蒂 (Salil Shetty) 献给人权行动者的新年感言 (第2-3页)。在了解俄罗斯当局如何审查艺术作品以後, 我们邀请你趁着2月索契冬奥开幕前, 告诉普丁总统别再打压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16页)。

请继续为人权写信, 许多人急需我们声援, 例如被阿拉伯联合大王国判刑10年的人权律师莫罕默德·罗根 (Mohammed al-Roken, 第22页)。国际特赦组织在12月举办「为人权而写 (Write for Rights)」的全球行动是最好的范例, 说明千千万万要求改变的呼声如何形成一股难以抵挡的力量, 我们将在3/4月WIRE中刊出写信马拉松行动在世界各地所达成的惊人成果。

阅读WIRE线上版和LIVEWIRE部落格: www.livewire.amnesty.org

人权行事历

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区域的最新人权讯息

近25万人要求 斯里兰卡公布真相

「有没有谁的问题不是关于斯里兰卡或人权的？」大英国协(Commonwealth)发言人在11月的高峰会结束时没好气地问。国际特赦组织揭发斯里兰卡恶劣人权纪录的行动是引发媒体热烈关注的主要原因。最後，53个成员国中只有25国领袖出席——创下历史新低，有近25万人对此采取行动，斯里兰卡担任大英国协主席後的作为将受到世人密切观察。

终结肯亚的 强迫拆迁

「来自全世界国际特赦组织成员的声援，使我们深受感动和启发。我们实在感激不尽！」国际特赦组织肯亚分会秘书长贾士塔斯·年戈亚(Justus Nyang'aya)说。2013年12月9日，来自奈洛比10个贫民窟的居民和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将115国83,000多人连署的陈情书交给了肯亚土地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查瑞蒂·基鲁(Charity Ngilu)，陈情书呼吁立法禁止一切强迫拆迁。查瑞蒂·基鲁重申，任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拆迁都不应再发生，他也提议成立居民委员会与该部对口，研议制定拆迁与安置法的问题。

我们的行动并未停止! 详情请见:
www.amnesty.org/endforcedevictions



南非普勒托利亚(Pretoria)地区的非洲跨性别与双性人(Transgender and Intersex Africa)权益组织倡议经理，纳比森·莫坎娜(Nthabiseng Mokoena)说：「身为双性人，我们从小被教导并相信自己是可耻的，而且我们永远找不到另一个和自己经历一样处境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让世人了解，没有人生来是可耻的，爱是不分性别的。」这张图片取自2013年11月在约翰尼斯堡举办的一个摄影展，主题是赞扬非洲各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人权利运动者。

© Jodi Bieber

墨西哥： 移民照片巡回展出

《看不见的旅程(Invisible Journeys)》摄影展，内容呈现中美洲移民如何穿越墨西哥前往美国边境，将在墨西哥市古城区展出至1月19日。10月开始的这个户外摄影展，是国际特赦组织行动的一部分，呼吁彻查所有移民及移民权利运动者遭到攻击的案件。这个摄影展将於近期内在墨西哥各大城市的移民庇护所巡回展出，其目的是声援移民和移民权利运动者，并彰显这些庇护所在艰困环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网址：<http://bit.ly/InvisibleJourneys>

库德奶奶 洗脱恐怖主义罪名

库德族奶奶索妮妮·阿丝布卡(Sultani Acibuca)因在和平集会上发言而被土耳其政府控告并求刑6年一案，终于划下句点。本刊曾於7/8月号刊出索妮妮的故事并发动声援，她在2013年11月收到确认通知，原被控参加恐怖组织的判决已被撤销。「我肩上的大石头被移开了。」索妮妮跟我们说。「如果我被关进牢里，一定没办法活着出狱，谢谢你们大家的声援。」

不可忽视

另一项巡回摄影展《不可忽视(Devoir de Regard)》——由国际特赦组织比利时法语分会策展，已在比利时20个大小城市吸引近3万人参观。这项展览邀请大家关注全世界数十年来的人权侵犯，并和国际特赦组织共同采取行动，预定於2014年巡回其他30多个城镇展出。

线上浏览Flickr相簿：

<http://bit.ly/DevoirDeRegard>

欲了解更多，请e-mail到：

cgotovitch@amnesty.be

消灭哈萨克酷刑!

工运人士罗莎·土列塔伊瓦(Roza Tuletaeva)据报於2011年12月被扎瑙津(Zhanozen)警察用她的头发把她吊起来，以塑胶袋封住口鼻後加以性侵。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的她，还在等待官员调查她提出的控诉。请在3月7日前加入我们的连署，呼吁哈萨克共和国总统为罗莎和其他酷刑受害者主持公道。我们将利用该国庆祝春日节庆的纳吾热孜节(Nauryz)递交连署书。

网址：www.amnesty.org/en/appeals-for-action/kazakhstan



居住权运动者佑姆·波帕(Yorm Bopha)，2013年11/12月号WIRE曾刊载她的故事，在11月22日获得交保释放时，她高兴地说：

「感谢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们！我的获释证明你们的行动多麼成功！但我的案子还没结束，请继续向柬埔寨政府施压，让我的案件能够了结。请继续支持我和我的社区，以及其他柬埔寨人民！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一定可以争取到最大的成功！」

火线传真

笔、键盘和 一股对人权的热血 就是我们的武器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萨里尔·谢蒂(Salil Shetty)
给所有行动者的新年讯息

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让我们一起庆祝2013年我们共同完成的一些工作。

虽然我们还在统计大家发出的推特、信件、简讯和连署，但毋庸置疑地，

去年12月的「为人权而写(Write for Rights)」——全球最大规模的人权行动——再次获得世界80余国数十万人的响应。

让我们以笔和键盘为武器，努力迫使各国政府释放良心犯、公开真相、纠正不义。

时间将会证明我们行动的影响力，扳动权力机器的齿轮固然并非一蹴可几，但必须牢记的是：每当你寄出一封电子邮件、一张传真、或一封亲笔信，都将汇集一股更大的力量。只要无数的信件被送达监狱，官员们就会感受到众目睽睽的压力；而在牢房里的人也将了解，在期待自由的漫漫时光里，他们从不孤独，因为我们会和他们一起等待。

佑姆·波帕(Yorm Bopha)於11月获释，她为了捍卫社区居住权利而被柬埔寨监禁，她的获释对每一个曾经声援她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鼓舞。波帕亲自向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们表达感谢，因为我们和她站在一起，并将持续要求撤销对她的检控。人权行动是一个长期的游戏，去年4月才刚获得世界各国领袖同意的《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就是一例。我们汇集国际特赦组织全球网络和许多伙伴组织的力量，努力不懈20年才达成目标。但我们的确做到了！已有115个国家签署这份条约，将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我们也已经展开下一步的工作——确保这份条约发挥效力，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

2014年正要开始，许多挑战摆在眼前，从叙利亚到中非共和国，人权依旧面临大规模的严重侵犯。我们不仅要透过记录和定位保存人权侵犯的证据，更要透过倡议和游说促成改变。我们相信，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公义，全人类就不可能得到公义，而我们也相信真相和正义终将实现。

感谢你和国际特赦组织站在一起——团结起来，我们必能照亮黑暗。

来函

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反馈和建议！
thewire
@amnesty.org

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

我们将在2014年3月发起性与生殖权利运动，
请加入我们，开启对话。

关于我们的身体和亲密关系，最自由程度的讨论往往只停留在脑海中，我们把这些想法当做秘密保护着，这是为什么呢？

这正是国际特赦组织即将在3月6日至8日发起性与生殖权利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全球运动之际，想请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因为答案可能超出许多人的想像。

想想看，我们为何不敢把这些念头讲出来？或许是因为我们身处的社会决定了我们觉得什么事情可以公开讲、什麼不能。

这些社会规范是被我们的政府、社群甚至家庭所操控的，当我们挑战了这些规范，就会产生罪恶感，甚至觉得丢脸。我们害怕被污名，也害怕甚至遭到监禁，因此我们不问不说。

透过「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希望打破沉默。即使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连自己有这些权利都不知道，更少人知道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原本我们有权决定的事情，例如是否或何时要生小孩，现在却受到政府控制。有些国家的政府授权其他人代替我们做决定，例如医生、宗教领袖或父母；有些国家则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提供我们有权获得的资讯或服务。

在布吉纳法索，妇女在诊所寻求避孕协助时，可能会因为没有丈夫陪同而遭到拒绝。在摩洛哥，女孩可能被迫嫁给强暴她的人，以维护家族名声，并「保护」强暴者不被移送法办。在爱尔兰，除非孕妇面临严重的生命危险才能合法进行人工流产，因此从1980到2012年间，共有超过15万名爱尔兰女性到英国进行人工流产。在其他许多国家，爱上同一个性别的人，甚至光是穿着不合社会规范的服装出门，就足以送你去坐牢。

这些仍然存在的限制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反对性与生殖权利的保守势力正在酝酿，他们背後有资金充沛且组织完善的利益团体。有些国家

的政府正试图缩减这些权利，质疑「生殖权利」和「性别平等」的观念，或将「普世人权」原则贴上西方的标签。显而易见地，我们对于性表现的权利 (rights to express our sexuality) 和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正遭遇挑战。

未来两年，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运动将努力对抗这种趋势，特别是在尼泊尔、萨尔瓦多、布吉纳法索、爱尔兰和马格里布 (Maghreb, 滨地中海西北非各国的统称，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撒哈拉、突尼西亚)。这个运动将会拓展到全世界，鼓励大家打破沉默讨论相关议题，作为主张我们权利的第一步。

只要我们能打破沉默，各国政府就必须加以重视，开始保护人民对于自己身体和生活方式的自主权。我们将揭露侵犯这些权利的国家，要求他们改变政策，因为性与生殖权利是人权，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这些权利。

什麼是「性与生殖权利」？

你有权利...

- 为自己的健康做决定
- 要求并取得健康服务的相关资讯
- 决定是否及何时生孩子
- 选择要不要结婚
- 能够取得性与生殖健康照护的管道
- 免於性暴力的威胁

了解更多 >>>

请继续阅读，了解这项运动的详情。我们正在开启新对话——请加入我们：

推特：#MyBodyMyRights
网站：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谈

「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对他们的意义



「我的身体 . 我的权利——对我来说这代表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因为我的穿着或外貌，而侮辱、歧视或质疑我。」
Antonio Cámara López
西班牙, 马德里



「对我来说这代表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掌控权。我将投入这个运动，为每个人争取性和生殖的权利，直到所有成年和未成年女性都能对影响自己身体的生殖议题做决定，并且能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
Vongai V Chikwanda
辛巴威, 哈拉雷



「对我来说这代表我可以自由、知情且不受强迫或暴力地决定自己的健康、亲密关系、性行为、怀孕、结婚、成家等。」
Klára
捷克, 布拉格



「对我来说这代表自由——由内而外的革命。」
Nicolás Corizzo
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



「对我来说这代表我可以自由选择伴侣。」
Mesmin Awoudja
多哥, 洛美



「对我来说这代表我对自己的身体享有完整的权利。我发现关于女人身体的决定，总是由男人掌握。所以我希望参与性与生殖权利运动，让各个村子里的年轻女性和妇女提升对性与生殖权利的意识。」
Amir Joshi
尼泊尔, 加德满都



「这提醒我，我们年轻人必须争取自己的权利。香港人还不了解什麼是性和生殖权利，有些人认为年轻人不懂得善用自己的身体，教我们了解性事会使我们去做『坏』事；知道太多性知识，我们就会变成『坏』女孩... 怎麼会呢?!」
Lam Po Yee
香港



「对我来说这代表我在为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做抉择时，不需要别人的许可。」
Salima Bakkass
摩洛哥



永远铭记 阿米娜

当阿米娜·菲拉利 (Amina Filali) 被迫嫁给她声称曾经性侵她的那个男人时, 她觉得自杀是唯一的出路。

国际特赦组织中东与北非副主任哈西芭·哈吉·萨哈威 (Hassiba Hadj Sahraoui) 说, 为了永远记得阿米娜所受到的痛苦, 我们希望争取永远地废除容许性侵犯藉由和被害人结婚而逃避起诉的法律。

© AP Photo/Abdeljalil Bounhar



柔拉·菲拉利 (Zohra Filali) 在女儿阿米娜 (Amina) 自杀一周後, 拿着她的照片。阿米娜於被迫嫁给性侵她的男人後, 於2012年3月吞老鼠药自杀。

阿米娜·菲拉利在2012年3月吞老鼠药自杀, 年仅16岁的她做出如此极端的抉择, 可见她是多麼痛苦绝望, 当时的她一定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她。

很快我们便得知, 在阿米娜居住的摩洛哥小镇上, 她遭到一名男子性侵, 接着又被迫嫁给他。你能够想像和性侵你的人结婚、不得不与他朝夕相对吗?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这名男子与她结婚, 完全是因为摩洛哥法律规定, 性侵未满18岁少女者, 只要和受害者结婚, 就不构成强制性交罪。

阿米娜的死, 引发摩洛哥及该区域各国的公愤, 人们最无法接受的是这桩婚姻是法律许可的, 并且还经过法官授权。由此可见, 国家是包庇性侵行为的共谋者, 法律不但没有保护犯罪被害人, 反而对阿米娜造成二度伤害。

这种法律并非摩洛哥的专利, 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也都存在。

羞耻是强大的驱力

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 遭受性侵的女性不愿报案, 因为受害者不会被视作重大暴行的幸存者。

阿米娜的故事, 很像突尼西亚发生的另一件案例。一名年轻女性遭两名警员性侵, 她向警方报案, 结果反而被控告「行为不检」。

性暴力被害妇女和女孩反而变成问题的根源, 她们总是被指控: 一个巴掌拍不响, 妳一定做错什麼才会发生这种事。难以置信的是, 摩洛哥对性侵犯的处罚竟因被害人是否为处女而异!

在一些保守社会中, 往往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认为女孩或年轻女性的价值来自贞操, 失去贞操即玷污了家族名誉。一旦发生性侵事件, 人们会为了避免家门蒙羞而加以掩饰, 包括安排双方结婚。

这似乎是在说性侵跟针对女孩或女人的暴力无关, 而是跟她的价值有关。在这种将结婚生子当做女性最主要人生目标的文化中, 女人不过是家族的财产罢了, 这种法律背後的预设是, 女性必须保持处女之身, 才有机会结婚, 若是她遭到性侵, 她就是坏掉的货品。

在父权社会中, 把遭遇性侵的妇女或少女嫁给性侵犯, 可能被当成一种保护被害人及其「名节」的方式。这背後的逻辑是: 把她嫁掉总比被逐出家门要好。

社会有心求变

阿米娜的牺牲及其引发的公愤, 终于揭露了这个丑陋的现实, 人们再也难以视而不见: 问题必须解决, 法律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我们所生存的社会。

在这个区域, 妇女权利常被贴上西方舶来品的标签, 事实上, 阿米娜似乎也遭受来自自己社区的压力。阿米娜的家人勇敢地为她站出来, 他们加入因为

她的死而引发的街头抗议, 他们并非来自首都, 也没有很高的教育程度。

这样的现象显示摩洛哥社会已经准备好寻求改变, 摩洛哥当局随即宣布将修改允许性侵阿米娜的人得以和她结婚的法律, 但至今尚未落实。到底我们还要看到多少个自杀的阿米娜呢?

我们能让世界不同

性侵是对妇女和女孩最极端形式的暴力, 国家有责任确保法律、警察和司法系统发挥保护妇女的功能。

而我们有责任不要让阿米娜被遗忘,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确保不再有其他女性被迫步上她的後尘。我们必须让性侵犯者知道, 他们逃不过惩罚, 我们需要支持而非污名化受害者。

北非的女性和男性正在反抗歧视性法律, 国际特赦组织即将展开「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运动, 将凝聚国际团结, 为他们的抗争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举例而言, 一名埃及妇女告诉我们, 当媒体披露埃及当局透过强迫性的「贞操检验」, 指控妇女以谎言丑化军方形象, 国际特赦组织适时发布新闻稿, 公开证实她确曾遭受性侵, 使她有勇气再度抬头挺胸; 从此以後, 她终于被视为是暴力行为的幸存者。

只要我们能努力地将过时的法律和羞耻观念送进历史课本里, 就能避免阿米娜的悲剧再次上演。



「我非常敬佩碧翠丝——她真是个坚强的女性！」

人权运动者萨拉·贾西亚(左) 陪伴碧翠丝奋战求生

碧翠丝为自己的生命奋力抗战，启发了一项全球运动。

碧翠丝是一名22岁的萨尔瓦多妇女，身患包括狼疮和肾脏方面的多重疾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医生告诉她继续怀孕下去可能夺走她的生命，她腹中的胎儿先天畸形，脑部和颅骨均发育不全，即使生下来可能也活不过几个小时。

但医生害怕违反萨尔瓦多全面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不敢轻举妄动。该国法律规定非常极端，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取类似的立法，这样的法律在妇女和女孩身上加诸非常严重的风险。

当一位名叫「碧翠丝 (Beatriz)」的女性於2013年4月到5月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享有生命权时，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们立刻加入当地和各国声援者的行列，我们一起声援她，一波接一波，直到当局无法继续充耳不闻。



长达14周的奋战

接下来的14个星期，萨尔瓦多人权运动者萨拉·贾西亚 (Sara Garcia) 在医院陪着碧翠丝奋战求生。这段期间碧翠丝被迫与一岁幼子分开，更加添她的痛苦。

「我非常敬佩碧翠丝，她真是一名坚强的女性！」萨拉告诉我们，「她必须忍受在生死之间拔河，同时还要面对整个体制的敌视。尽管如此，她仍选择为自己的生命奋战。」

「碧翠丝认为她有权利选择活下来，伴着年幼的儿子长大，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愿望，没有一个女人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

在此同时，她的理念日渐获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22个国家的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夜以继日为她发声，向萨尔瓦多政府寄出超过17万份连署信函。联合国和美洲人权委员会暨人权法院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and Court of Human Rights) 的专家也要求萨国政府提供碧翠丝维持生命所需的治疗。

「真是千钧一发！」萨拉描述这次全球行动的过程，「国际声援使我们在国内的行动产生更大的力量。」

在碧翠丝为争取治疗以维持生命的抗争持续超过两个月之後，她终于在2013年6月获准接受剖腹引产手术。如同医师事前的诊断，胎儿出生後只活了几个小时。

上：萨拉·贾西亚 (Sara Garcia) 接受萨尔瓦多市电台专访。该电台每天报导性与生殖权利，和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
<http://bit.ly/ColectivaFeminista>

左：国际特赦组织布吉纳法索分会的支持者声援碧翠丝，2013年



不再重蹈覆辙

经过这番苦难，碧翠丝十分感激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者向政府施压。

「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在病床上撑过来。」她在感谢函中写道。「我希望我的案例能让其他女性不会再经历同样的痛苦。」

回到家人身边後，碧翠丝重获力量；2013年12月2日，她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出陈情，主要诉求是要求国家保证不再重蹈覆辙，不让她的遭遇在其他人身上再度发生。

碧翠丝同时要求萨尔瓦多政府为侵犯她的人权而给予赔偿，包括她应享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以及免於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



国家对女性的暴力

透过「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运动，我们将持续采取行动，确保每一个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无论在萨尔瓦多或任何其他国家，都能在必要时取得维持生命和健康所需的治疗。极端的刑法，例如萨尔瓦多绝对禁止人工流产的规定，是残忍且本质上带有歧视性的，必须被废除。

正如萨拉所说，「让我们女人忍受这种生活是不对的。以刑法处罚人工流产是针对女性的国家暴力。」

左上：这名示威者身上的T恤印着「我的身体，我来决定」。她在2013年4月参加萨尔瓦多最高法院前的抗议，呼吁给予碧翠丝 (Beatriz) 合法的治疗性人工流产的权利。碧翠丝的生命和健康因为怀孕而受到威胁，且胚胎显然无法在产後存活。

左中：墙上的涂鸦说：「堕胎罪刑化是国家暴力」，下面一行写着：「妳该避孕」，这张照片纪录了该国目前对堕胎合法化的辩论。

上：超过17万名的国际特赦组织行动者，包括来自美加两国的人们，要求维护碧翠丝的人权。萨尔瓦多政府於6月3日终於准许碧翠丝提前剖腹生产。

划破寂静的悲歌

莎薇姐·贺拉巴纳瓦 (Savita Halappanavar) 因无法进行人工流产而於2012年在爱尔兰过世，此事获得媒体大幅关注且引发全球辩论。

身为爱尔兰律师兼行动者的贾桂琳·希里 (Jacqueline Healy) 认为，莎薇姐的悲剧使这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终於在人工流产议题上打破长久以来的沉默。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贾桂琳表示对於国际特赦组织即将展开的「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运动抱以期待，希望能促使大众持续关注人工流产，并视之为攸关妇女平权的人权议题。



莎薇姐发生了什麼事？

莎薇姐·贺拉巴纳瓦因出现流产症状而於2012年10月到医院检查，她和丈夫蒲若文 (Praveen) 希望立刻进行人工流产，但尽管胎儿生下来也不可能存活，医师仍拒绝为她进行手术，结果莎薇姐在几天後因败血症过世。

根据爱尔兰当时的法律，人工流产不合法，除非母亲面临明确而严重的生命危险，但何种情况才能满足此一要件，却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义。莎薇姐本来只是健康受影响，却因为法律规范模糊，最後连性命也保不住。於是，莎薇姐之死，自然引起医学界对人工流产合法要件的广泛关注。



莎薇姐之死对爱尔兰有何影响？

她的死打破了谈论人工流产的禁忌，这在过去一直是众人视而不见的问题，你不能跟家人或朋友讨论，因为他们会不高兴你是支持选择 (pro-choice, 即赞成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维持怀孕) 的一方，而你也会不高兴他们是反对选择 (anti-choice) 的一方。直到莎薇姐死後，人们才终於开始讨论在什麼样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人工流产。

大多数人觉得，当孕妇有生命危险，就应当优先保护母亲的生命。连非常反对人工流产的人都强烈支持这种观点，让许多原本无条件反对人工流产的人们态度转变，同意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进行手术。

你为何关心这个议题？

我长期从事妇女平权的工作，我是爱尔兰全国妇女委员会 (National Women's Council of Ireland) 的女性健康与人权工作者，曾在南非为一项妇权社区计划工作3年，另外我也长期帮助无证移民女性和寻求政治庇护的妇女。

我也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我最近参与的行动就是在国际特赦组织爱尔兰分会的年度会员大会中提出一项有关人工流产的议案，强烈主张我们应该参与提倡性与生殖权利的「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全球运动。虽然有些会员抱持疑虑，但最终我们的提案得到多数支持通过。

人工流产和人权有什麼关系？

我认为人工流产是健康权的一部分，对家庭计画很重要，而且牵涉女性的许多权利——例如隐私权、维持身体完整性的权利，以及免於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同时这也是生死攸关的议题，特别是当怀孕女性的健康面临严重风险时。

1992年「X」案件登上爱尔兰全国头条新闻时，我还是个学生。该案中，一名14岁少女遭受父亲友人性侵犯後，想去英国接受堕胎手术却被拦阻，最後她选择自杀。当时许多人觉得强迫她继续怀孕非常不应该，所以即使她最後流产了，我们的最高法院仍然判决她有权利终止怀孕。这个案件建立了当母亲有生命

爱尔兰示威者为莎薇姐 (Savita) 举办烛光追悼会，她因为无法获准进行人工流产，死於2012年10月28日。

危险时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判例，但直到2013年7月该法律才获得修正。

简而言之，这是关乎女性平等和反歧视的核心议题，许多没钱到英国进行人工流产的女性透过危险的方法自行终止怀孕，例如使用网路上购买的人工流产药物，其他人为了筹措费用只好去借贷、乞讨甚至偷窃；有些难民和无证移民没办法出国，我知道她们去找密医，就像英国多年前的情况那样。

男性和家族亲属扮演什麼角色？

当女人决定进行人工流产，通常必须得到一名男性或她的家人支持。许多男人一直在媒体上为致死性先天畸形 (fatal foetal abnormality) 大声疾呼，因为他们虽然已经过医师诊断，却仍必须到英国才能进行人工流产；莎薇姐的丈夫蒲若文也在媒体上分享，当妻子必须进行人工流产却被拒绝时，他受到怎样的影响。国内许多政治人物说，他们深受这些故事感动，所以这其实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议题。

国际特赦组织「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全球运动可能为爱尔兰带来什麼改变？

国际声援和施压非常重要，2010年，欧洲人权法院在3名妇女控告爱尔兰案 (A, B and C v. Ireland) 中就人工流产的问题做成判决。

欧洲理事会要求爱尔兰修改法律，让妇女和医师了解，若怀孕危及生命，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合法进行人工流产；当时缺乏明确标准，没人知道该怎麼做，所以政府什麼事也没做，於是，莎薇姐自杀了。

当她的案件获得全世界媒体关注，爱尔兰政府终於宣布要修法了，〈怀孕期间保护生命法 (Protection of Life During Pregnancy Act)〉在2013年7月通过，所以这也显示有各种监督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人工流产在爱尔兰受到严重污名化，令人羞於启齿，这些女性感觉自己像个罪犯，因为这是一项刑事罪名，依现行法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新法实施後则可判刑14年。

如果这个新的运动能够挑战迷思与误解，让大家更清楚为何这是一个人权问题，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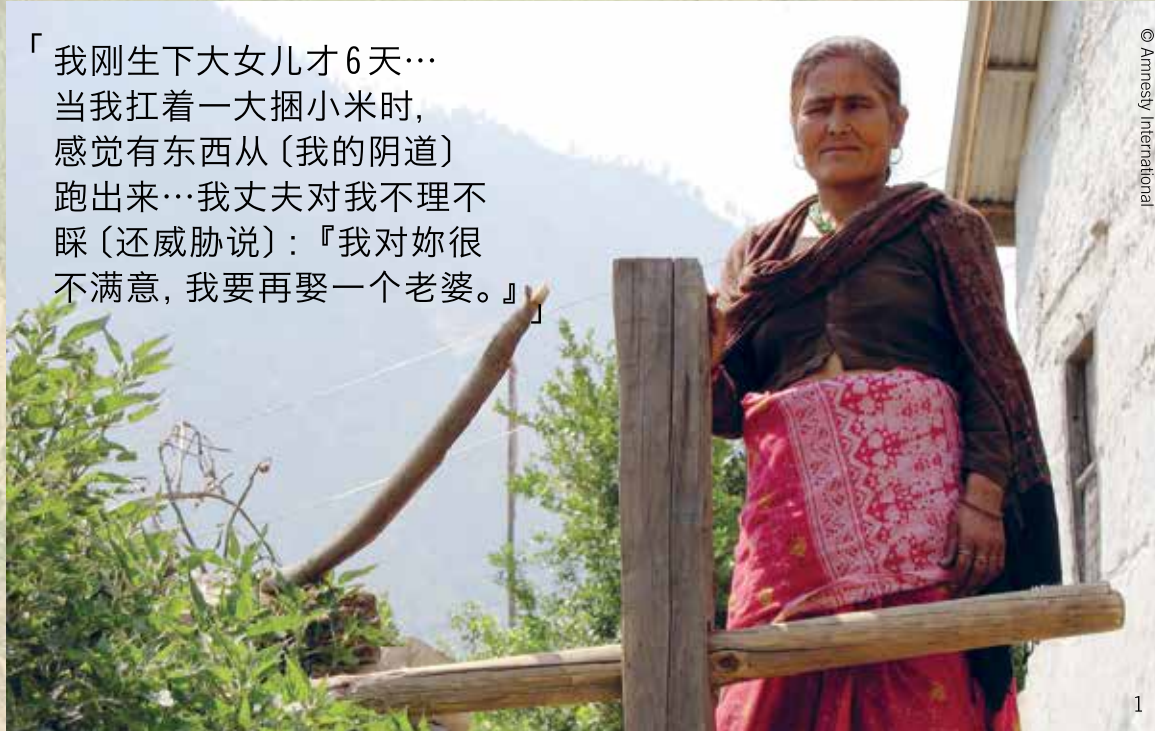
大胆发声——夺回掌控身体的权利

许多尼泊尔妇女患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疾病，她们不知道能向谁求助，因此经常被迫长年忍痛。她们身患子宫脱垂症——即子宫因骨盆肌肉无力而下降到阴道部位的疾病。

致病原因很多，包括短时间内生育多名子女、营养不良和怀孕期间经常举负重物；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尼泊尔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歧视，而政府一直无法有效解决这种状况。

如本文所述，政府的失职导致妇女对自己的身体与性丧失发言权，只能任凭身边的人摆布。

「我刚生下大女儿才6天…当我扛着一大捆小米时，感觉有东西从（我的阴道）跑出来…我丈夫对我不理不睬（还威胁说）：『我对妳很不满意，我要再娶一个老婆。』」



© Amnesty International

1

「我不想向警方举报（家庭暴力），以免家丑外扬。我有那么多孩子要养。我如果报警…就必须离开我丈夫和孩子们。」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

- 1. 凯莎·卡拉·玛拉 (Kesar Kala Malla), 48岁, 尼泊尔西北部穆谷 (Mugu) 地区, 2013年。尽管尼泊尔已有解决子宫脱垂问题的草案, 但政府迄今未采纳为政策。
- 2. 女性农场工人, 穆谷地区, 2013年5月, 柯毕拉 (Kopila) 来自凯拉里 (Kailali) 地区, 现年30岁。她的遭遇是常见现象。家庭暴力, 包括婚内强暴, 在尼泊尔十分普遍。身患子宫脱垂的妇女有时因此遭受更严重的家暴; 虽然法律禁止家暴和婚内强暴, 但许多妇女不懂法律或没有胆量提告。
- 3. 拉姐·萨达 (Radha Sada), 50岁, 达努夏 (Dhanusha) 地区, 2013年5月。16岁结婚的拉姐·萨达在首次生育后就患了子宫脱垂, 但因为症状羞于启齿又缺乏正确资讯, 她忍痛生活数十年, 直到成了祖母之后才有机会求医。
- 4. 背负重物的妇女, 穆谷地区, 2013年5月。如凯莎·卡拉·玛拉所说, 虽然有些妇女知道怀孕或产後不宜负重, 但家庭或经济压力让她们别无选择。背负重物对骨盆肌肉造成很大负担, 可能导致子宫脱垂, 尼泊尔政府应该保护怀孕妇女, 避免工作伤害。
- 5. 拉吉库玛莉·德比 (Rajkumari Devi), 24岁, 患有子宫脱垂症, 2013年5月达努夏地区。营养不良可能导致骨盆肌肉无力, 提高子宫脱垂的风险。某些家庭的传统习俗会要求年轻女性最后用餐。

「起初我没告诉任何人。但后来, 我参加了一些 (NGO 举办的) 培训和会议, 才知道我可以和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所以就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一些人。」



© Amnesty International

3

「我们必须背重物、做苦工, 每做一天工, 我要休息4、5天才能恢复, 我实在做不了。」



© Amnesty International

4

「公婆总是第一个上桌吃饭, 然后是家里的男人, 最后才轮到女人用餐。」



©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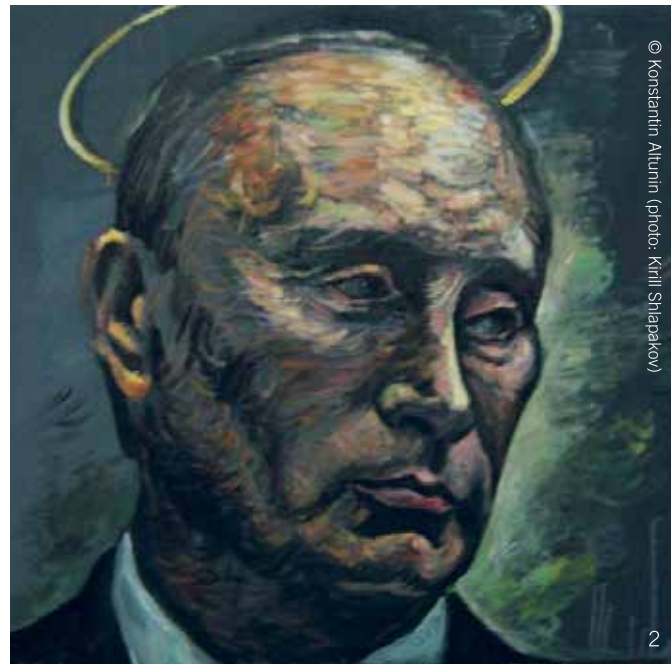
5

了解更多 >>>
请见我们今年2月发布的尼泊尔妇女子宫脱垂问题调查报告, 以及我们为此发起的运动:
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幽默感之必要

「只有当局许可的艺术才能被容许。」

——艾列克桑德·东司柯伊，俄国权力博物馆主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权力博物馆 (Museum of Power) 仅轰轰烈烈地存在了几天。2013年8月16日这家博物馆揭幕，展出画家孔司丹丁·奥图宁 (Konstantin Altunin) 的〈领导群像 (Leaders)〉的作品，但10天後就关门大吉了。警察和便衣警员突击检查，扣押了4幅画，其中一幅题为〈滑稽模仿 (Travesty)〉，画的是总统普丁在为总理梅德韦杰夫梳头发，而两人身上都穿着女性内衣。

警方表示，这些讽刺的画作有违法之嫌，但未说明违反什麼法律。他们讯问了博物馆馆长塔提安娜·帝陀瓦 (Tatiana Titova)，并拘留她两次，该馆於9月5日重

新开馆，但翌日又被关闭。这一次，房东提前解除博物馆的租约，据闻是受到当局压力所致。

「由於表达自由受到限制，我们无法展出我们认为公众应该看见的艺术作品。」博物馆的主人艾列克桑德·东司柯伊 (Aleksandr Donskoy) 说。他在附近成立的G点 (G-Spot) 情色艺术博物馆也在2013年9月遭暂时停业。

「艺术家正被迫逃向海外寻求庇护，我本身也对未来不抱希望，因为当局持续施压我们，」他说。「当局的行动充分表明，只有当局许可的艺术才能被容许。」

画家孔司丹丁·奥图宁正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古代国王至少还允许弄臣说真话，」他说。「直言有时逆耳，但不可或缺，这是保障自由的不二法门。」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俄罗斯屡见不鲜，政府当局显然完全失去幽默感，凡是他们认定带有批判意味的艺术或音乐作品都遭到打压，尤其是在2014年2月沿海的索契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前更为明显。

采取行动 >>>

请加入现已超过9万人签名的连署书，要求普丁总统停止攻击俄罗斯国内的表意自由。连署订於2014年1月27日截止，我们将在冬奥开幕前把请愿书送交俄罗斯总统办公室。

连署网址：<http://bit.ly/room-to-breathe>

1. 〈彩虹米隆诺夫 (Rainbow Milonov)〉，孔司丹丁·奥图宁绘，他说作品内容是针对圣彼得堡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鸡奸、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争议性法律。主导该立法的圣彼得堡国会议员维塔利·米隆诺夫 (Vitaly Milonov) 在警方突袭前数小时曾造访权力博物馆。
2. 〈普丁显灵 (Vladimir Putin's apparition to the people)〉，孔司丹丁·奥图宁绘。作者解释：「此画参考19世纪画家亚历山大·伊曼诺夫 (Alexandr Ivanov) 的作品〈基督显圣 (The Apparition of Christ to the People)〉，讽喻某人攫取权力後遭其腐化。他的一切公关噱头，包括打赤膊骑马或钓到大鱼，都是例证。一个人千万不能在有生之年自我神化。」
3. 艺术团体「战争 (Voina)」以行动支持权力博物馆，於2013年8月G20峰会期间在圣彼得堡市中心拉开孔司丹丁·奥图宁的画作〈普丁会见他的G20贵宾们 (Putin meeting his G20 guests)〉，当时警察迅速没收画作并将参与者逮捕。
4. 警察和联邦安全局官员守在权力博物馆门口，并派员入内非法没收展品和博物馆钱箱，然後将该馆查封。当时是俄罗斯G20峰会首日，国会议员维塔利·米隆诺夫造访该馆後不久。
5. 一名警员非法没收维拉·东司卡雅-基尔科 (Vera Donskaya-Khilko) 的画作〈普丁与奥巴马 (Putin and Obama)〉，将其搬出圣彼得堡的G点情色艺术馆，2013年9月。画中两国领袖被描绘成裸体战士，身旁围绕着阳具象徵。



为何毕比奶奶被美军无人机杀害？

我们不知道。

2012年10月24日，马曼娜·毕比正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冈地卡拉村

(Ghundi Kala) 自家田地里拔菜时，在孙儿们眼前被炸死。无人机显然

将这名67岁的老奶奶当作狙击目标，在一旁玩耍的8名孩童及一名友人也受到重伤。

马曼娜·毕比的孙女纳碧拉 (Nabeela, 图左) 回忆：「我被爆炸震飞了。炮弹的力量好强，我整个人被炸飞起来，然後重重摔下地面。」她后来颤抖着回到奶奶原先的位置，「我只看到她的鞋子，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炸飞到远处，四分五裂。我们尽可能从田里找回所有尸块，用一块布包裹起来。」

一年多以後，马曼娜·毕比的家人仍然等不到美国承认她遭到无人机的轰炸而被杀害，更不用说为她的命案争取正义或赔偿。

我们实在难以想像，马曼娜·毕比怎麼可能被误认为盖达组织或塔利班叛军。美军无人机计划受到极机密的保护，使所有试图还原真相的努力都遭受挫折，因此也不可能将凶手移送法办，或者让被害人和家属获得正义和赔偿。

美军无人机计划从2004年已知首度在巴基斯坦实施以来，一直饱受争议。美国不受国际法约束杀戮平民的行为，持续引起严重关切。国际特赦组织对美军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进行空袭的主要调查报告《下一个会是我吗？(Will I be next?)》揭露的证据指出，这些造成包括马曼娜·毕比在内男女老幼伤亡的非法攻击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或法外处决。

美国政府有责任说明，杀害马曼娜·毕比及其他人的行为有何合理依据，也必须详细说明无人机计画，包括使用无人机攻击的法律基础。

巴基斯坦政府事前未能保护人民，事後又不能保障遭无人机空袭之受害者的人权，同样责无旁贷。尽管历任政府都曾公开谴责在其领土上发生的这种空袭行为，但该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却可能持续参与其中。巴基斯坦有义务对无人机空袭进行独立的彻底调查，并确保受害人寻求司法正义和赔偿。还有其他如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等国，也涉嫌秘密协助美军的无人机空袭行动。

在此同时，马曼娜·毕比的家人被迫忍受失去亲人的伤痛。她的儿子拉菲古瑞门 (Rafeequl Rehman) 说：「我的女儿阿丝玛 (Asma) 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创伤，一直跟我说她也会被炸死。她现在整天活在恐惧之中。」

「我好想念奶奶，」7岁的阿丝玛 (图右) 说。「她以前都会给我们零用钱，出门总是带着我们。」

我们无法让马曼娜·毕比回到孙儿们身边，但我们可以要求美国政府负起责任。

采取行动 >>>

用推特发出讯息：为何Mamana Bibi奶奶在 #Pakistan被杀害？Obama@WhiteHouse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www.amnestyusa.org/drones CC @SenFeinstein #drones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无人机游戏

去年秋天，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青年行动者带着他们的「#无人机游戏 (#GameOfDrones)」巡回全国，呼吁民众关注美军无人机计画。



与行动者，与上千名学生和社区民众对话，并且协助建立或带动各地国际特赦组织小组。这些活动使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青年们在网络上更加活跃，也提高了社群媒体上的能见度，他们张贴更多青年行动者的文章，并为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部落格带来超过15万点阅数。

「#无人机游戏」巡回活动从头到尾都是属于所有参与者，并经由他们影响更多人。我们是那名参加假死 (die-in) 行动後的年轻女性，她说：「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我的行动可以改变现况。」我们是那群用课余时间进行校园宣导的德州青年领袖；我们是辛辛纳提的的大学生；我们一个一个站起来，举起拳头、含着眼泪，宣示抗争到底。

现在，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2013年10月，娜碧拉·毕比来到美国华府，告诉国会议员她是怎样亲眼目睹67岁的奶奶被炸成碎片。她飞越7,000英哩而来，却只见到5名国会议员。美国国会也许不想听到娜碧拉的悲惨故事，但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年轻人将努力为她发声。他们会继续组织行动、举办培训、策划游行，他们将不再沉默。因为他们的加入，我们的力量将日益壮大，因为他们，我们必将胜利。

作者：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全国青年计画规划师，卡拉雅安·孟多萨 (Kalaya'an Mendoza)

当我们在最後一站——犹他州盐湖城，打开无人机模型的时候，山区的刺骨寒风已令人难以忍受。这是「无人机游戏 (#GameOfDrones)」全美巡回活动的最後一周。就在我们为这项活动聚精会神的同时，冬天悄悄地来临了。尽管白昼日短，黑夜日寒，我们踽踽前行，为了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为了不让9岁的娜碧拉·毕比 (Nabeela Bibi) 为奶奶马曼娜 (Mamana) 追求正义的呼声被世人忽略。和娜碧拉一样，我从9岁开始就投身人权行动。我当时太小，没能加入故乡菲律宾当时抗议马可仕政权残暴打压记者和社运者的示威游行。但我看到年长的亲友们走上街头要求正义的那一刻我便明白，没人可以置身事外，并下定决心永远站在为人权奋战的这一边。过去两个月，我有幸和其他人分享自身意识觉醒的经验，我也将永远珍惜这样的机会。

从2013年9月27日到11月14日，「#无人机游戏」团队在美国8个大学校园巡回做意识倡导，凝聚人权运动能量，呼吁调查美军无人机计划。我们穿越6,000英哩，接触各界民众、放映影片、举办志工培训，并组织示威游行，宣扬我们要求追究责任与正义的诉求。我们招募了100多名国际特赦组织的新会员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无人机游戏」巡回之旅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们与无人机模型合影 (上图) 并表演拟死行动剧 (下图)。

了解更多 >>>

更多有关「#无人机游戏」巡回活动的详情，请见：
www.amnestyusa.org/gameofdrones

繁华表象的背後

观光客到阿拉伯联合大王国时很难发现隐藏在光鲜亮丽外表下的惊人事实：对要求政治改革者采用严刑峻罚，让他们不敢再发声。本文是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人员最近实地调查的报告。

很难想像阿拉伯联合大王国（阿联）也有黑暗的一面。从壮丽雄伟的阿布达比大清真寺（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到令人屏息的哈里发塔（Burj Khalifa）和闪耀夺目的杜拜摩天大楼，以及朱美拉海滩（Jumeirah Beach）宝石般湛蓝的海水，简直是人间仙境。

但在这个急速现代化并拥有巨古美景的国家，却隐藏着数百万观光客和外国投资者鲜少听闻的黑暗秘密。

在人民起义的浪潮席卷中东和北非地区之後，阿联政府陷入恐慌。当局更加严厉控管人民的言行，任何人若呼吁和平的政治变革，就可能被贴上「伊斯兰极端份子」的标签，遭到恣意逮捕，并以模糊的国家安全罪名被起诉，然後被社会遗弃。

什麼可以让你入狱

戏剧性的「阿联94人案」集体审判就是一个例子。2013年7月2日，本案94名被告中有69人——大多是人权律师、法官、学者和学生领袖——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判处7到15年的徒刑。

受审者许多是「伊斯拉（al-Islah，改革与社会指导协会，Reform and Social Guidance Association）」的成员，这是一个推动和平的宗教与政治辩论的组织，於1974年合法成立。

在人狱者中有一名著名的人权律师，穆罕默德·罗肯博士（Dr Mohammed al-Roken），是本期全球声援的对象之一，详见第22页。根据「阿联94人案」8名不在场审判的被告之一，穆罕默德·萨科（Mohammed Saqer）表示，他曾在法庭上代理许多别人不敢碰触的政治敏感案件。

其他知名囚犯包括穆罕默德·曼苏里（Mohammed al-Mansoori）、萨丹·卡伊德·阿卡西米博士（Sheikh Dr Sultan Kayed Alqassim）、胡笙·阿里·奈贾（Hussain Ali al-Najjar）

Al-Hammadi）和萨雷·穆罕默德·杜法伊里（Saleh Mohammed al-Dhufairi）。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穆罕默德·罗肯和其他数名被定罪者都是良心犯。我们调查发现，他们被审判的过程极度不公正，充满矛盾和错误。

还有其他人因为规范网路犯罪的新法而被捕入狱，但他们只不过是推托上谈论「阿联94人案」的审判而已。

剥光衣服，戴上头套

最近一次到阿联访问时，囚犯的家属告诉我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他们的亲人被剥光衣服，只准围一条毛巾在腰上，而且每次走出牢房时都要戴上头套。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丈夫、儿子、兄弟被带走後被秘密羁押，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形下被拘禁数月，连与家属或律师见面的权利都没有。

在这次大审中，许多被告向法官申诉遭到酷刑和虐待，包括一天24小时被迫照射强光、刻意维持牢房过热的温度、长期单独监禁期间被殴打、剥夺睡眠、被用力拔除胡须和胸毛等等。有一名囚犯说，他被倒吊数小时以致於只好尿在自己身上。

他们的证词至今仍被漠视，还有其他人也提出可靠指控，声称他们的自白是被酷刑逼供而出来的。

家属也被骚扰噤声

在杜拜，我注意到大部分的人们都不愿意谈论这次大审。愿意开口的人也极为谨慎，有些人则要求我们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担心光是跟我们说话就可能遭到报复。

囚犯的家属不断求见官员，并写信申诉，但连当地媒体和国内人权团体都对他们的诉求不感兴趣。

这些亲属反而面临封口的压力，他们遭到骚扰、遭拒绝聘雇、帐户被冻结、电话被监听还被跟踪，其中至少有一人的朋友被国安官员要求提供关于情报以换取金钱。

我们在杜拜出席了一场关于「阿联94人案」审判的纪录片公开放映会，制片者是最近才成立的「国际海湾组织（International Gulf organization）」，但这部40分钟的影片完全没有提到国际特赦组织收集的人权控诉。

影片结束後的发问时间，观众们大都支持政府的立场，主持人不让我们提出关于影片内容以外的问题，囚犯家属们全被挡在门外，无法发表意见。

我觉得非常失望，无法想像家属们作何感受。

在阿联没有自由

穆罕默德·罗肯入狱後，阿联只剩下一名人权律师还敢接办国家安全案件。他和他的事务所现在也成为被骚扰的目标。

我得知阿联的异议声音已完全遭到压制，身处急速现代化的杜拜，我觉得这种感受正反映了事实，现在必须由国际社群代替这些囚犯及家属们来发声。

采取行动 >>>

你的一封信可以帮助穆罕默德重获自由，写信所需的资讯详见本刊第22-23页。



杜拜的黄昏景色。



全球声援

写一封信 改变生命

你的一封信，
可以解救一名囚犯、
阻止一场处决、
或帮助痛失亲人的
家庭重获正义。

人权律师 被迫噤声

姓名: Mohammed al-Roken
地点: 阿拉伯联合大王国

莫罕默德·罗根 (Mohammed al-Roken) 是阿拉伯联合大王国 (阿联) 著名人权律师, 也是国际特赦组织的长期支持者, 他在2013年7月因不公平审判被判刑10年。

2012年阿联政府镇压呼吁政治改革人士时, 他即遭到拘押, 其他被捕的还包括人权工作者、法官、政治行动者, 大学教授和学生领袖。他过去常为阿联重大人权案件担任辩护律师, 这次被捕时, 他正为一群倡导改革者进行辩护, 这些人被剥夺了阿联公民的资格。

2013年7月集体受审的94名被告中, 许多人据报道遭到酷刑或虐待, 包括长期单独监禁、毒打和剥夺睡眠。

莫罕默德·罗根和其他68人, 包括他的女婿, 在违法不公的审判後以「图谋颠覆国家罪」被判刑7到15年。他被判刑後, 至今只被允许会见律师一次。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莫罕默德·罗根是良心犯, 仅因和平行使权利而被监禁, 像是基於他的职业为客户出庭辩护 (详见本刊第20页)。

你的信可以改变他的生命: 请写信给阿联元首, 呼吁他立即无条件释放Mohammed al-Roken, 撤销对他的定罪和判刑, 保护他不受酷刑或其他虐待, 并允许他的律师和家人定期与他见面。

信件开头请写「Your Highness (元首陛下)」, 收件人请写: His Highness Sheikh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Ministry of Presidential Affairs, Corniche Road Abu Dhabi, POB 280, United Arab Emirates

Tel: +971 2 622 2228
Email: ihtimam@mopa.ae

海克特 仍然失踪

姓名: Héctor Rangel Ortiz
地点: 墨西哥

海克特·兰吉尔·奥提斯 (Héctor Rangel Ortiz) 和两名同事, 於2009年11月10日在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 (Coahuila) 蒙克洛瓦市 (Monclova) 失踪。海克特代表家族企业到当地出差, 他从当地旅馆打电话回家, 说他的同事驾车被市警局拦检, 车辆被没收, 他正要前往警察局了解详情。这是他们3人最後一次与外界联络。

海克特失踪後, 他的家人布兰达 (Brenda) 和英立克 (Enrique) 立刻到蒙克洛瓦去搜寻他的下落。但他们很快就逃离当地, 因为警方和州检察官警告他们别插手, 否则就会让他们遭到同样的下场。海克特的家人还在找他, 他们向政府当局要求查出他的下落, 并将应该为他的失踪负责的人移送法办, 但却因此不断被骚扰。其他两名失踪者的家人根本不敢提出申诉。请看布兰达·兰吉尔说明他们的遭遇: www.bit.ly/brendarangel

根据2013年2月官方公布的资料, 自2006年以来, 墨西哥共有26,000多人失踪。许多失踪案件应是势力庞大的黑道造成的, 但政府官员也常涉案。一般来说, 当局经常未能真正调查。

你的信可以协助他们讨回公道: 请写信协助他们讨回公道: 请写信给墨西哥联邦检察总长, 要求他确保「失踪人口特别搜查队 (Specialized Search Unit for Disappeared People)」查明Héctor Rangel的下落和遭遇, 尽速彻查他的失踪案件 (包括不利于政府官员的线索), 将应为此负责的人移送法办。

信件开头请写「Dear Attorney General/Estimado Señor Procurador (检察总长阁下)」, 收件人请写: Federal Attorney General Jesús Murillo Karam, 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GR), Paseo de la reforma 211-213, Col. Cuauhtémoc, México, D.F., C.P. 06500

Fax: +52 55 5346 0908
(请不断重拨, 拨通後说“fax”)
Email: ofproc@pgr.gob.mx

参加示威 判刑18年

姓名: Dilorom Abdukadirova
地点: 乌兹别克

狄洛蓉·阿卜都卡迪洛瓦 (Dilorom Abdukadirova) 现年48岁, 是4个孩子的母亲, 正在乌兹别克服刑, 刑期18年。2005年5月13日, 她跟着几百人一起走到乌兹别克东南部城市恩迪藏 (Andizhan) 的巴布尔广场 (Babur Square), 希望表达对国家经济问题的关切。当局宣称这场集会为武装暴动, 下令维安部队向几乎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

数百名群众, 包括妇女和儿童当场死亡。狄洛蓉吓坏了, 丢下丈夫和孩子, 和其他500名左右的民众徒步逃往邻国吉尔吉斯 (Kyrgyzstan)。狄洛蓉被转送到罗马尼亚难民营後, 获得澳大利亚难民签证; 2006年2月她抵达了澳大利亚, 难民地位获得承认, 并得到永久居留权, 但她更想要回家。

乌兹别克当局向狄洛蓉的家人保证她可以平安回国, 但在2010年1月, 她一下飞机就立刻被拘留4天。2010年3月, 她再度被拘留, 并且被控多项罪名, 包括企图颠覆宪政秩序。

初审过程并不公平, 开庭时, 狄洛蓉看起来非常虚弱, 脸上带有瘀伤。我们认为她是良心犯, 仅因以和平方式行使和平集会与言论自由等权利而被判刑定罪。

你的信可以帮助她获释: 你的信可以帮助Dilorom获释。请写信给乌兹别克检察总长, 呼吁她立即无条件释放Dilorom Abdukadirova, 尽速针对她在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指控进行公正的调查, 并且将任何应为她遭到酷刑虐待而负责的人移送法办。信件开头请写「Dear Prosecutor General (检察总长阁下)」, 收件人请写: Prosecutor General Rashidzhon Kodirov, Prosecutor General's Office of Uzbekistan, ul. Gulyamova 66, Tashkent 700047, Uzbekistan

Tel: +998 71 133 39 17
Email: prokuratura@lawyer.uz

物理学家 被判刑10年

姓名: Omid Kokabee
地点: 伊朗

欧密德·柯卡比 (Omid Kokabee) 回伊朗探望家人後, 原本要返回美国德州大学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但2011年1月30日那一天, 他在伊朗机场遭到逮捕。

被拘禁等候审判长达15个月後, 欧密德终于在2012年5月出庭, 罪名包括「与敌对国家联系」和接受「不正当资金」。而所谓的资金其实是德州大学给他的奖学金。他和其他12名被告一同出庭受审, 透过电视直播, 但过程并不公正。开庭时没有呈上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他也不被允许事先和律师谈话。

欧密德被单独监禁并受到长时间的侦讯, 逼他认罪。他说他被迫写下曾在使馆或会议上见过的人们及其相关细节, 其中有些人後来被侦讯者指控为美国中情局 (CIA) 特务。

他在伊朗大学入学考试中高居榜首, 并获选与其他优秀的学生一同晋见伊朗最高领袖。他热爱科学研究, 在伊朗修得物理和机械工程双学位後, 先後前往西班牙和美国研究所深造。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欧密德是良心犯, 因为拒绝加入伊朗军方的核武相关计划, 且因他与外国研究机构的学术关系而遭到监禁。

你的信可以帮助他获释: 请写信给伊朗最高领袖, 呼吁伊朗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Omid Kokabee, 撤销对他的定罪和判刑, 允许他定期会见律师。

信件开头请写「Your Excellency (最高领袖阁下)」, 收件人请写: Leader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Ayatollah Sayed 'Ali Khamenei, Islamic Republic Street - End of Shahid, Keshvar Doust Street,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mail: info_leader@leader.ir
Twitter: @khamenei_ir

编辑因「侮辱 泰皇」被判刑

姓名: Somyot Prueksakasemsuk
地点: 泰国

宋约·普沙卡圣素 (Somyot Prueksakasemsuk) 是一名父亲, 也是工运人士并担任政论杂志编辑, 因为发表两篇被认为侮辱泰皇的文章, 而被判刑10年, 现正服刑中。

2011年4月, 就在他发表连署呼吁泰国国会重新审查「大不敬法 (lese-majesty law)」後5天, 宋约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被捕。依据该法, 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泰皇、皇后、皇太子或摄政王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

2011年7月22日, 宋约自己也被控大不敬之罪。初审於2011年11月在曼谷开庭, 2013年1月宣判, 他因发表两篇文章各被判刑5年, 同时法院还撤销先前另一案件的缓刑, 该案他被判1年徒刑。

宋约被捕後一直被拘禁, 他患有高血压、痛风 and B型肝炎, 并已提出上诉。根据泰国的法律, 被告在上诉期间可以获释。但他已声请交保15次, 全遭当局驳回。

你的信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请写信给泰国总理, 对Somyot Prueksakasemsuk被判刑一事表示关切, 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并撤销他的罪名。同时, 请要求泰皇政府保护人民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修改泰国刑法第112条以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信件开头请写「Dear Prime Minister (总理阁下)」, 收件人请写: Prime Minister Yingluck Shinawatra, Government House, Pitsanulok Road, Dusit District, Bangkok 10300, Thailand

Fax: +66 2 288 4016 or +66 2 282 5131
Facebook: www.facebook.com/Y.Shinawatra

部落格作者被判刑16年

姓名: Tran Huynh Duy Thuc
地点: 越南

陈黄维实 (Tran Huynh Duy Thuc) 现年47岁, 是一名越南企业家, 他也是部落格作者和人权捍卫者。他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批评政治、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文章和观点, 於2010年1月被判刑16年徒刑, 外加刑满後5年居家软禁。他现在被关在越南东南部巴地头顿省 (Ba Ria, Vung Tao province) 的春木 (Xuan Moc) 监狱, 狱中环境极为恶劣。

陈黄维实於2009年5月24日被捕, 原本被控「偷窃电话线」, 後改为「反政府宣传罪」, 但在被定罪时, 罪名又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胡志明市人民法院初审时, 陈黄维实表示自己在羁押期间遭到酷刑逼供。法院现场的目击者说, 法官仅仅休庭15分钟就作出判决, 但却花了45分钟宣读判决书, 可见判决书早已事先写好。陈黄维实提出上诉, 但在2010年5月遭驳回定讞。

你的信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请写信给越南公安部长,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Tran Huynh Duy Thuc, 因为他是良心犯, 仅因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判重刑。请他确保Tran Huynh Duy Thuc在狱中的待遇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UN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包括允许家属定期探视并提供适当的医疗照护。

信函开头请写「Dear Minister (部长阁下)」, 收件人请写: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Gen Tran Dai Quang,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44 Yet Kieu Street, Hoan Kiem District, Ha Noi, Viet Nam

Fax: +844 3942 0223
线上表达意见: www.mps.gov.vn/web/guest/contact_english



「我们是个活力充沛的社区」

巴布纽几内亚居住权行动者，裘·摩西斯 (Joe Moses)，接受WIRE专访

贝加山丘 (Paga Hill) 非正式住宅区，位於巴布亚纽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 (Port Moresby)，居民约3,000人，从2012年起就面临拆除的威胁。2012年5月12日，居民抵制拆除计划的诉讼还在法院审理中，武装警察却持枪胁迫百名以上的居民搬走，约有20栋房屋被拆毁。和许多居民一样，社区领袖裘·摩西斯 (Joe Moses) 回到房屋废墟，架起帐篷，决心守护这个他称为家园的地方，以下是他告诉我们的理由：

「如果他们想要发展贝加山丘，那麽政府和不管是哪个开发商，都应该过来了解我们为何搬到这里、这里住着多少人、为何我们不想搬走。他们必须理解贝加居民拥有基本人权。」

「但事实上，他们完全没有这麽做。他们关起门来完成黑箱交易，以为可以跳过我们，但这是不对的。」

「我们已经住在这里那麽久了，在这里各自做起了小生意，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怎样重新开始呢？有些居民靠讨海为生，这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出海打渔回来市场卖钱。我们有些人住在靠近巴士站的地方，上班很方便，我们的孩子可以上学。所以就大众运输工具而言，万一我们被安置到别处，这可能是会是个头痛的问题。」

「以非正式住宅来说，贝加是莫士比港最棒的社区，我们的社区非常健全，年轻人参与各种社区活动，我们有瑜珈班、也有教会团契，我们是个活力充沛的社区。」

了解更多 >>>

了解你可以做些什麼以阻止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强迫拆迁，请参考：<http://bit.ly/PNGaction>。请继续关注2014年年底国际特赦组织即将针对此议题发布的报告。

© Vlad Sokhin

「我们有责任
以普世自由之名
进行抗争。」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1918 – 2013)
WWW.MADELAMEMORIAL.COM

AMNESTY
INTERNATIONAL

